



論犬養內閣

黃馥

當我們對於滿洲問題的昂奮還不會充分平復的時候，在極東帝國的政治舞臺，又因為前民政黨最大的組織者安達內務大臣所投的一石，而引起了絕大的波浪。這就是目下雖則因為犬養內閣之成立而表面的消滅，可是實際上依舊形成了一種有力的暗潮而潛流在日本政局下面的所謂「協力內閣」的出現。這種「協力內閣」的要求在從來日本資產階級政黨奉為憲政常道的兩大政黨互立主義的基礎已經確立的現在，——而且從長期間的爲着這種憲政常道而鬭爭的民政黨的有力的一角提出，表面上確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但是，我們祇要一看日本政治經濟的當面的客觀情勢，就可以知道這種協力內閣的提議，不過是掌握着現在日本政治支配權的金融資產階級爲着擴大和強化他們的獨裁而反映的一種具體的表現。本來，兩大

政黨的互立主義，可以說是產業資本主義上昇期所特有的政治形態。在這種時期，兩大政黨互立主義，最能圓滑地遂行牠的特性。當時，資本主義內在和外在一切矛盾，還不像現在一般的激化，所以在上，昇期的資產階級政黨，並沒有不時的改換和修正他們一次已經決定了的政策和政綱的必要。可是到了現在，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更加深刻，當面的經濟恐慌日益加劇，因之一切矛盾的對立，也就以更快的速度而進展。在此，現在的金融資產階級，往往被強制地非塗改他們不久之前決定了的政策和主張不可。安達內相所提議的協力內閣的主張，就是表現這種政策已經沒有了永續性的一個例子。民政黨內閣在去年還是當作最大之誇耀的非募債政策和減稅的招牌，今年已經痛感到非塗改不可。此外，行政整理變成了不爆發的子彈，來年度預算的「赤字」（不足額）增加，甚至於民政黨奉為最高政策的金解禁也因為現貨流出的激增而感到了再禁止的必要。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安達內相

所提出的協力內閣，一方面當然是金融資產階級之支配的強化和擴大的企圖，他方面也就是不完全放棄政權地轉換自黨政策的方法。

因為安達內閣所投的一石而引起的波瀾，終於形成了民政黨內閣總辭職和政友會單獨內閣之出現的局面。其中詳細的經緯，當時的新聞紙上已經有了委曲的報導。但是，我們在此應該注意，就是政友民政兩黨的協力運動，並不因犬養內閣之成立和安達謙藏一派之脫黨而終極地停止。可以說，因為客觀情勢之要求，這種運動已經更深刻地變成有力的暗潮，而激盪在政民兩黨的深底，因為，反映着資本主義一般的恐慌的現在政治階段，一般的被規定了是汎緊主義化的時代，所以這種政治階段的直接的目標，祇是能夠集中、整理、和加強支配力的強權政治！

在這種以強有力的『權力集中』為必然的條件底汎緊主義的階段，在資產階級政黨的立場，強力政治是當面的絕對的條件。因此，適合這種資產階級政治之急需的強力政治，當然是除出協力的強權和單獨的強權之外沒有其他的方法的了。

犬養內閣的成立，表面上好像是憲政常道論的復歸，但是在他本質上，實在是強力支配的獨占的願望。這，決不是資本主義上昇期和全盛期的正常的政權授受，而是準備着對付第三期的經濟恐慌，社會不安，政治破局的強力的支配。

如上所述，從若槻民政黨內閣到犬養政友會內閣的政權之推移，雖

則因為中間介在了協力內閣運動而呈現了複雜的形相，但是排開了外在的紛紜而追究這推移的本質，我們可以知道這祇是從三井財閥到三井財閥的金融資本政治支配的推移，這祇是為着適應當面客觀情勢而遂行的走向強力支配的前進。

二

在觀察犬養政友會內閣的內外政策之前，我們應該先將支配着現在日本資產階級政治的兩大政黨——政友會與民政黨的經濟的背景，分析一下。

一切資產階級政黨，都在經濟的基礎上面種下了他們的深根。現在支配着日本政治的政民兩黨的經濟的基礎，兩者同樣的發生在金融資本支配的財閥 Konzern（企業的統一聯合體），產業資本，大地主，和商業資本的上面。政友會在大正十三年雖則因為政友本黨（床次竹二郎一派）的分離，而走上近代金融資本黨的大道，但是這一種一時的政略的分離，決不是意味着政友會已經排除了大地主官僚軍閥和比較的落後的資產階級的成分。恰恰相反，一方，在政友本黨分離之後不久，政友會立刻擁戴軍閥巨頭田中義一做了他們的首領。他方，憲政會內的金融資本閥濱口雄幸掌握了黨內實權之後，立刻併吞了政友本黨，而組織了包含着最尖端的金融資本財閥和比較的落後的官僚地主及資產階級的民政黨。因此，從政友會民政黨的構成分子

88076

看來，兩者同樣地包含着地主及資產階級的一切階層的成分。不過，兩者之間因為有力地支配着兩黨背後的兩大財閥及其他成分的特異的經濟關係，在黨的政策方針上表現了多少不同的色彩。第一，最鮮明地表示出來的就是兩大財閥的營業方針。三井的傳統商略是東洋風的，資本主義前期的，露骨而急進的方策，三菱所採取的卻是美國流的，近世資本主義式的，帶有若干自由主義之外形的方法。這兩種商略反映在政黨上面，就形成了政友會的傳統的積極政策，和民政黨的比較的和緩的方針。第二，在比較上講，民政黨的地盤都在都市，政友會的地盤都在鄉村。因此，民政黨包含了較多的中產階級的——商人，高級俸給生活者的成分，政友會包藏了較多的地主階級的成分。第三，和上面說過一樣，兩黨的經濟基礎完全同樣，可是支持政友會的財閥 *Kobai* 和產業資本家的勢力，比民政黨的還要偉大。除出日本最大的三井財閥（政治的代表者——山本悌次郎）之外，還有安田財閥（高橋是清——新大藏大臣，前田利定等），住友財閥（八代則彥等），久原財閥（久原房之助——政友會幹事長），藤由財閥（故田中義一，田中隆三等），片倉財閥（小川平吉——前鐵道大臣，國粹派首領），若尾財閥（若尾璋八等），商船系財閥（中橋德五郎——新內務大臣）等等。

三

根據上述的經濟背景的分析，我們就能容易地觀測這次犬養政友會內閣登台後的對內與對外的方針。

先言對內，政友會內閣成立後的第一着施政，就是實質上的金本位制的停止（金輸出再禁止，與金幣的停止兌現）。這種政策的實施，和預期一樣的在世界市場上引起了空前的波浪。第一，就是日匯的激落。政變之前還是維持着四十九美金又二分之一的日美匯兌，突然的出現了三十八美金的低價。一方，東京股票交易所呈現了不問實際需要的盲目的沸騰，而終於到達了非停拍不可的狀態。這種金輸出再禁止的直接的结果，一方面是對外匯兌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慘落，他方面是『日用品及雜貨市價的百分之二・三的騰高。』（十二月十八日申報）。這種事實，一方面使那些在政變之前早已因為國內正貨激減這種有利的材料而大事吸收美金的金融資本家們一夜的獲得了六千萬圓（日金）的巨利，（在政變前因為吸收美金而流出的正貨約在三億日金以上）他方面因為日匯暴落而使紡績業者及其他保有多量輸入品現貨的資本家們，與輸入品市價昂騰額正比例地獲得了多大的好處，可是第三方面呢，無疑地使那些消費力和購買力並不增加的一般消費者們因為輸入品及一般物價的高騰而增加了能力以上的負擔！換句話講，就是吸收美金的資本家們所獲得的六千萬圓的收入，和輸入 *Stock* 所有者們所獲得的巨利，在這兒完全的取價在大部分的消費者的身上。這種政策的遂行，露骨地表現了政友會內閣所

效忠的背景，因此，在那同樣的代表着資產階級的新聞紙上也發出了充滿了憎惡的歎聲：

「這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在思想上也一定要引起很壞的影響。這樣的政策假使真的要使大多數穩健的國民也發生了憎惡資本家的情感而發出了咀咒金權政治的呼喊，那是在國家的前途實在是不堪憂慮的事情。」（十二月十六日東京朝日新聞社論。）

同在這一日的朝日新聞紙上，還載着一篇題名「不快的風說」的投稿。在此，筆者並不想研究這種「風說」的由來及其真實性的多少。但是從這種「不快的風說」我們最少對於在日本政黨背後活躍着的金權勢力，多少的可以得到一些側面的理解。這篇投稿的原文，大致如下：

「……（前略）據說三井銀行爲着想從收買美金身上補償他們因爲收買金磅而遭遇了的損失，——因爲英國的停止金本位，——所以不避公然的非難，居然大做美金多頭，而等待着日金再禁的出現。……祇要日本再禁現金出口，而對美匯兌降下十分之二，那麼三井在他吸收了的美金身上，就可以獲得三千萬圓的巨利。祇要分出這種利益的十分之一來作爲推翻民政黨內閣的資金，那麼後繼內閣不論是政民協力或者政友黨獨，反正金再禁已經顯明的事實。所以他們就支出了三百萬的陰謀的費用。——我們當然不能斷定這種風說的真假，但是三井銀行爲着期待着

美匯的高漲而收買了多量的美金，這卻是一般周知了的事實：

四

再言對外，從犬養內閣的「人」的構成，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幾種重要的特點，第一，犬養毅本身，是日本政黨政治家對於中國問題最有研究的一個。他和孫中山的關係這是國人不會遺忘的事實；第二，預定了的外務大臣芳澤謙吉，是一個久駐中國而被人叫做「中國問題之活字典」一般的人物。在日本外交界中，和政友會有傳統關係者，可以說不少比芳澤有更高資望的人物，在這兒特別地提出了芳澤謙吉，決不能簡單地歸納到犬養和芳澤的翁婿的關係。這，表示着犬養內閣的外交重點，明白地安置在滿洲問題和對華關係上面。

上面已經說過，政友會的傳統政策是東洋風的，露骨而急進的方策，同時，三井 *Konzaen* 對華利害關係比其他任何財閥還要深刻，「祇就三井物產而言，已占日本對華貿易總額之十分之二，加之外國間的貿易，總數約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鈴木茂三郎著：國際經濟及日本資本主義之現階段第三九八頁。）因此，政友會內閣執政之後，對華外交必然的要比民政黨內閣更加強硬。這種前途，從犬養內閣的人的構成及其經濟的背景，已能明白地看到。十二月十四日申報專電所載，某閣僚對記者的談話：「犬養首相將建設強力內閣，排除一切緩

88078
和態度及細工方式，以直截簡明為根本態度。內政可不必說，外交方面決與軍部協力，採取自立的強硬外交，不受任何方面之置喙……」就是這種政策的最初的表露。

其次，犬養內閣閣員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新任陸軍大臣荒木貞夫。關於荒木中將，十四日的上海各報有了詳細的介紹：

新任陸相之荒木貞夫，為陸軍中將，明治十年生於東京，十二歲入杉浦塾，受日本主義的薰陶，後考入陸軍士官學校，歷任步兵少尉，駐俄武官，憲兵司令，參謀本部第一部長，陸軍大學校長，第六師團長，教育總監部長等職。今次遂得陸相榮職，荒木氏在俄有十四年之久，在外勤務之經驗極為豐富。（旁點——筆者所加）

從和政友會的關係上說，在以前濱口內閣當時曾經一次代署陸相

的阿部中將，比較荒木氏更加接近，但是這兒選任了荒木貞夫，與其說是出於政友會的便宜，不如說是出自陸軍省的意志。使「在俄十四年之久」的荒木氏擔任陸相，實在包藏着深刻的用意。支配日本的金融資本階級為着維持和加強自身的支配，為着轉化國內的勞資衝突為對外侵略，必然的非對和滿蒙朝鮮有直接接觸的蘇俄，——也就是世界上單獨地建立了和一切帝國主義體系完全對立的勞農政權的蘇俄，——有一次決定這兩種不同的體系之生死存亡的戰爭不可。這就是日本這次侵略滿洲的真相，也就是使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對於日本的侵略行為不能公然反對的癥結。在此，我們可以斷言，犬養內閣的成立，事實上就是加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危機的有力的因子！

本誌第二十八卷第十七號第六頁「菲律賓獨立與美國輿論」一段，上半頁末行應與下半頁末行互易。承吳士珍君來函指明，特此更正。

更 正

同期「南洋荷屬東印度氣象一瞥」文中所有爪哇字樣均為爪哇之誤。五九頁中凡數字下之尺均為帛之誤。又六一頁下所注英文中 Thunderstorm 誤作 Thunder……，六二頁下 data 誤 dasa。六三頁下 Till 誤 Fill 均由原著人來函聲請更正。

第二十八卷第二十四號插圖「英國選舉及其結果」下方二圓形內注釋應互易。東方畫報「夏映庵山水」「映」誤作「映」，特此一併更正。